

前言

《琥珀匙》爲葉穉斐所作的傳奇劇本。

葉穉斐，亦作葉雉斐，名時章，江蘇吳縣人。是由明入清的戲曲作家。同李玉、朱雉、畢魏和邱圓等過從甚密，也是蘇州曲派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其生平事蹟，過去一直隱而不彰，最近，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文獻研究生周鞏平同志，從康熙五十一年刊行的《吳中葉氏族譜》（葉長馥編）中，發現不少關於葉穉斐家世和生平的珍貴資料，對深入研究這位著名戲曲家及其作品，會大有裨益。今將該譜續庚集所收，康熙四十七年歲在戊子六月朔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同里孫岳頒所撰《牧拙生傳》鈔錄於後，以饗廣大讀者。

牧拙生者，葉姓，諱時章，字穉斐，別號牧拙，蓋取濂溪先生「巧言拙默，巧勞拙逸」之義也。籍本洞庭，明給諫吳西公徙入郡，歷翁三世。翁爲太學信菴公第四子，少有至性，甫志學，即能偷色婉容，承歡膝下，以孝行聞於族黨。及長，娶陸氏，明景寧令震澤公曾孫女，有淑行，稱德配焉。翁率陸孺人，孝事兩親，先意承志，雖飲食之節，必躬親之，思其所嗜以進之。每膳，必備極甘脆，以悅其親，終父母之年無少懈，古所謂非徒養口體而能養志者歟？至其前後居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而祭以追遠，每當春露秋霜，必伏墓長號，雖歷年久遠，思慕之心如一日。而其友于兄弟也，親愛憂

喜，視同一身。此皆翁之至性發於不審己，而嫗族中所起慕起敬，至今稱道弗絕者也。翁生而英異，倜儻有大志，始習舉子業，伸紙落筆，奇警過人，謂取青紫如拾芥。適遭鼎革，澹於功名，詩文之暇，寄情於聲歌詞曲，演傳奇數種傳於世。世稱翁之詞義激昂，才情富有，不知祇緣目擊喪亂，聊以舒胸中塊壘，譏切明季時弊。而翁之文章所爲膾炙人口者，又不在此區區也。翁嘗避兵安溪，見鄉民捕魚爲業者，俱受制於勢豪，愁苦萬狀，因感作《漁家哭》一帙。此亦不忍人之心，隨處觸發，而不知禍從此起矣。城中勢豪，以其不利於己也，而遷怒於翁，摘傳奇中數語，誣爲誹謗，訟於官，繫獄。當是時，翁之長君桐蕃共難，仲嗣東緯舜齋訴父之冤，賴當事廉明，始得昭雪，雖在縲絏而非其罪，然亦危矣。翁獨弗介意，視諸撝難者，一一待之如初。苟非怒不藏，怨不宿，存仁人君子之心者，何能若是。其課諸孫於學也，嘗曰：「聖賢之言非徒知之，必且行之爾。諸孫窮年好學，或專以功名爲重，而倫紀弗修，不得廁身名教者，吾不取也。」觀此，而翁之道德可知，翁之事業可見，使其得志，又豈僅以功名終哉？翁晚年奉佛，研究梵典，嘗通儒學以註《心經》，抉奧剖微，印合宗旨。翁之智慧，得之天分居多，若其明理達勢，料事幾於先覺者，惟不恃其巧而自牧其拙者能之，此翁之別字，所謂名實相副者也。翁年八十有四，壽終於家。有丈夫子五人，孫十五人，曾孫輩出，未暇悉數。客歲，慎典在南昆玉來京師，翁之季子特持行述，乞傳於余。余諾之，鹿鹿未果。邇聞翁之仲嗣東緯，有續修族譜之舉，亟書以示之，俾附家乘云。

葉澤斐所作傳奇九種，除《琥珀匙》、《漁家哭》之外，尚有《女開科》、《開口笑》、《三擊掌》、《遜國疑》、

《英雄概》、《八翼飛》以及《人中人》等。僅《琥珀匙》和《英雄概》賴有藝人鈔本存世，其他均已散佚。尤其像《漁家哭》那樣抨擊時弊、同情人民疾苦的優秀劇作，不僅沒有傳本，而且連劇目也不見諸記載，如同作者的身世一樣，被湮沒了近三百年。葉氏還同別人一起，參與李玉《清忠譜》和朱雋《四大慶》的編寫（見清順治間蘇州樹滋堂刻本《笠翁叢編清忠譜》的題署和《西諦善本戲曲目錄》）。

《琥珀匙》据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說《金雲翹傳》增飾。敷演胥墳和桃佛奴的愛情故事。因美麗多情的桃佛奴善彈琥珀匙（即彈不似），為書生胥墳所傾慕，兩人詞箋酬答，締結姻盟，故名。劇本不僅描寫了桃佛奴的坎坷遭遇，揭露和諷刺當時的社會黑暗，而且對「江洋大盜」金髯懲辦貪官污吏、扶危濟困的俠義行為，進行了熱情的讚頌。葉稹斐的同宗兄弟葉燮題寫的《牧拙公小像贊》，云：「笑傲寄之《琥珀匙》，悲憤寫之《漁家哭》。維彼小嫌，假茲報復。」顯然《琥珀匙》系《漁家哭》的姊妹篇，可見葉氏遭到勢豪的誣陷，官府的迫害，不只是撰寫了《漁家哭》一劇，同《琥珀匙》也不無關係。這從清代佚名的《蘭麝閑話》中亦可以得到證實：

《琥珀匙》，吳門葉稚斐作。變名陶佛奴，即傳奇中翠翹故事。中有句云：「廟堂中有衣冠禽獸，綠林內有救世菩提。」為有司所患，下獄幾死（見焦循《劇說》卷三所引）。

今存鈔本已將這兩句刪去，改成「怪盜跣衣冠，沐猴廊廟，幸官評海島存公道。」（見十八齣《傳歌》）雖然比較含蓄，但仍不失原作者之用意，其所指還是非常明顯的。

《琥珀匙》一直傳唱於歌場，其中的《山盟》（第五齣）和《立關》（第十七齣）兩齣，經葉堂譜訂，作為清

代中葉流行的崑曲折子戲，收入《納書楹曲譜》中。根據這本傳奇改編的《苦節傳》，是川劇彈戲四大本戲之一。解放以後，又經過重新加工整理，改名《芙奴傳》，成爲重慶市川劇院的重要傳統劇目，一九五九年被選赴東歐各國演出，深受國內外廣大觀衆的歡迎。

《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所據以影印的《琥珀匙》，是供演出用的藝人鈔本，曲文和賓白中的譌誤，以及俗寫借字，比比皆是。這次整理，都一一爲之勘正。凡改動的地方，均寫入校記。原本中常用的戲曲套語，大多刪節，也都查明出處，或依他書，予以添補。如「今宵……猶恐相……」（見第十一齣《撒親》），應爲「今宵膽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出於宋晏幾道《鷓鴣天》詞，又如「閉門家……禍從天……」，元李直夫《虎頭牌》雜劇第四折作「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今據補全。當然，限於整理者的水平，疏漏和錯誤不可避免，殷切期望專家和讀者指正。

在整理工作中，得到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的大力幫助，謹致以謝忱！

吳書蔭

一九八三年六月

于恭親王府

琥 珀 匙

琥珀匙目次〔二〕

卷上

第一齣	家門	一	第九齣	義令	三
第二齣	畫梅	一	第十齣	媒詰	二六
第三齣	遺釵	五	第十一齣	續妹	三一
第四齣	買錦	八	第十二齣	賺桃	三四
第五齣	山盟	一〇	第十三齣	矢貞	三六
第六齣	罹禍	一五	第十四齣	江遇	三九
第七齣	審問	一八	第十五齣	訪錯	四二
第八齣	逐寓	二二	第十六齣	報中	四六
卷下					
第十七齣	關守	四九	第二十齣	書戲	五七
第十八齣	傳歌	五一	第二十一齣	撒網	五九
第十九齣	途哭	五五	第二十二齣	焚燭	六三

第二十三齣 結拜	六四	第二十七齣 俠救	七四
第二十四齣 謀匿	六八	第二十八齣 封妒	七九
第二十五齣 思報	六九	第二十九齣 激合	八〇
第二十六齣 憤索	七一		

〔一〕第一齣「家門」原缺，據正文齣目補。第十三齣「矢貞」，原作「貞烈」，第十七齣「關守」，原作「立關」，均據正文

文齣目改。

琥珀匙卷上

第一齣 家門

【沁園春】（末上）吳士胥生，進香天竺（二），假寓園亭。遇多情桃女，新絃調撥，詞箋答和，締結三生。豈桃家父母，霹遭奇陷，孝女捐身始續親。嗟薄倖，託姻小妹，不負前盟。娉婷惜金陵，節守關房立志貞。義夫棄職，天涯負骨，鬼逗真情。更逢奇妬，挾刺江濱，賴俠盜金髻指證明。天門上，先應坊表，勅爾嘉旌。

來者，桃佛奴是也。

【一】「天竺」，原誤作「天竺」，本劇第三齣（遺釵）有「明朝早要到天竺燒香」句，今據改。

第二齣 畫梅（二）

【滿庭芳】（旦上）煮雪溶漿，烹梅瀉瀹，寒香滌透詩脾。寫情描景，拈盡眼前題。花乳滴研雀瓦，喜濡毫，翰染鵝溪。關春思，飛花點點，都上燕巢泥。

無賴曉鶯驚夢斷（三），轉添春思難平。好風頻謝落花聲，濃雲薄霧，睡起不勝情。奴家桃氏，小字佛奴。母親坐草時，異香滿室，因名遺香女。年及瓜期，緣慳桃咏。世係錢塘江左，卜居西子湖邊。素好攄詞，兼能染翰。拋殘繡線，遙看山水有餘情，倦涉圖書，殊怪笑吟不足譜。老父南洲，生居舊族，產業綺羅。母親桑氏，出自名門，躬挑綵繡。奈鶴髮既逾，鳳毛鮮嗣，只一弱妹，小字媚姑。春深雀鎖，自慚江左雙喬，夢杳鸞書，未卜堂前半子。所惜的，歌風謠月，堪憐小妹無兄，所喜的，剪雪裁冰，尤幸大姑有姊。今日晴窗無事，偶然畫得墨梅一紙，不免題詩一首。咳，梅花，梅花！看你冰姿帶媚，墨艷生香，真個畫得有生色也。

【好事近】疎影一枝欹，冷艷香浮筆底。呀！你看遊蜂兒一個個撲將上來。敢是芳心初吐，兀自紙上馨飛。果然筆筆如生，還怕風來吹謝也。還疑，怕向窗前風老，盈盈的舞動瓊肌，怕雪妬霜欺瘦損，偏喜的淡烟濃暈，一線痕肥。

【錦纏道】（貼持琥珀匙上）叩窗西，早又是騰翻硯池。（旦見介）呀！妹子來了。（貼）姐姐。你迫忙的爲甚拈題？（旦）題畫梅花。（貼）姐姐，你費情思，全不顧敲穿心髓。（旦）妹子，這是我彈的琥珀匙，你取來則甚？（貼）待要姐姐教道一曲。願你女師模親傳綵綺，須破功夫暫拋側理。（旦）我題句未完，少停與你到湖山石畔，慢慢的指點傳你便了。（貼）如此最好，待妹子與你磨墨何如？我且水取玉蟾蜍，早烟浮鸞眼，一任你塗鴉襯赫蹏。（旦）我幾自擎毫，頓怕推敲，句冷逼思奇。

(丑上)不向金珠爲貨賣，來從翰墨作生涯。老身咸婆的便是。一向倒換首飾，全不濟事，不想近鄰桃家小姐，能詩會畫，遠近聞名，那些仕宦人家夫人小姐，多央老身上門求取。今日又有許多冊頁、扇子在此，不免去走遭。個裏是哉。(進介)喂！繡房裏亦拉裏畫畫哉。(見介)大小姐，二小姐。(二旦咸媽媽來了。(丑)畫得好吓，個幅梅花，就是張敞也畫勿出(三)。(貼)咸媽媽說差了。(丑)勿差，實是張敞個筆法丟。(貼)咸媽又來假在行，張敞畫的是眉毛，不是梅花。(丑)啊哟！開口就出醜。小姐，個幾方冊頁是喬奶奶個，求畫山水個，個把扇子是涂小姐求畫花鳥個(四)。(旦)今日不得工夫，改日取罷。(丑)就遲子幾日也不妨。(副扮賈瞎子上)人道骨董好，骨董人識寡。三日不去一件真，一日倒去三件假。老漢姓賈，專賣骨董爲生，因此，人人都喚我是假骨董，又因我兩眼青昏，就叫我是賈瞎子。此間桃家小姐，善做舊人墨蹟，老漢時常求她幾幅(五)，當作骨董賣，不免進去求她。(進介)小姐作揖，兩日可曾畫畫？老漢有幾件骨董送與小姐，交易幾幅。(旦)只有墨梅一紙，方才脫稿。(丑)小姐，個幅梅花，我要交易個。賈瞎子，你來遲哉。(副)咸阿媽，你拉里，你是有眼睛個，今日勿畫，明朝得來。小姐，先不拉我罷。(丑)小姐，渠眼睛瞎個，識奢好？還是先不拉我。(旦)不須爭執，這幅梅花，奴家也不捨得，通是改日取罷。(丑)呸！瞎子，你娘肚皮裏眼睛勿曾帶來，識奢骨董？(副)咸阿媽，你出語太欺人，我雖沒得眼睛，骨董行中，算我識貨個。(丑)呸！瞎眼個識貨，難道我有眼睛個倒是瞎子？(副)道是我瞎子料，只怕你尿囊，我還估得你出賴。(丑)我倒估得你出。(副)估我奢個？(丑)估你個雙爛青眼烏珠，正好兌拉人家嵌寶。(副)還有一對夜明珠拉里，你兒子去。(丑)瞎禽娘

賊，兩位小姐拉里，奢說話？打殺個瞎食娘賊吓。（共扭打介）（外、老上）閨閣靜無人，何事音聲沸？（丑）員外，安人出來哉。（外）賈瞎子，爲何與咸媽媽廝鬧？（副）員外，小姐有幅梅花，是我交易哆個，咸媽媽要搶我個料。（丑）員外，是我先交易個。（外）男不可女執，在我這閨閣廝鬧，成何規矩？都走出去！今後都不許來。（副）員外，我去哉。老花娘，出子門，尿頭才打你個出來。（丑譚下）（外）我兒過來。大凡女子無才便是德（六）。今你會畫能詩，爲父的心雖甚喜，然古人養女，不欲令深知文墨。看你積案盈窗，盡皆詩章畫片，閨中女子，博此虛名，却有何益？

【古輪臺】（旦）告親知，兒豈名博蕙蘭齊？只寫不盡春色三分意。情來迫句，因此飯歇茶餘，弄筆窗前隨意。（外、老）兒吓，你雖深通文墨，怎比得男兒，當替得爹爹門戶。（二旦）雖則是伯道無兒，尤喜得中郎有女，昔木蘭曾代做孝男回。（外）木蘭代父，你怎學得他？（二旦）若必趨庭待鯉問，江邊誰卧曹娥碑（七）？（合）喜筆耕堪供，硯田無損，誰言甘旨，辦不出閨幃？難推委，管教垂白得舒眉。

（外）媽媽，我倒忘了，今早主人家到我家來說，新到客人，要到我家看這些綵緞。我和你快些去整理起來。（下）（貼）姐姐，如今到湖山石下，教我琥珀匙罷。

【尾】理繁絃且爾凝心緒，核新詞心手要提維。淺逗輕挑，全憑指上推。

滿樹梨花壓海棠，謾操名句眺晴光。

行來春色三分畫〔八〕，
入我圖中有幾行？〔下〕

〔一〕「畫梅」原脫，據目次補。

〔三〕原本詞曲，念白前往標有「唱」、「白」字樣，爲統一體例，皆刪去。

〔三〕「張敞」原誤作「張敞」。今改。

〔四〕「塗」原誤作「塗」。今改。

〔五〕「時常」原誤作「時嘗」。今改。

〔六〕「便」原脫，今補。

〔七〕「曹娥碑」原脫「娥」字。曹娥碑是東漢度尚所立，今據改。

〔八〕「畫」原誤作「畫」。今改。

第三齣 遺釵〔一〕

【意難忘】（生上，丑扮行童挑行李上）髻朶情絲，傍鐘聲塔影，拜仰西慈。

草淺花深，泥融波瀾〔三〕，映水朱霞光燦。山色侵梅，湖光碧眼，邀入多情一盼。小生姓胥，名墳，字先吹，乃吳中人也。向來遊學西京，近欲觀光南國，只是家徒四壁，落魄半生。讓風流于司馬，未結琴心；邀賓信于尾生，誰期梁上？我想兩姓未聯，畢竟焚香欠到；三生不偶，多應鑿石無緣。因此，叩仰靈山，拜瞻西廂〔三〕，早祈露灑楊枝，惠我蓮生並蒂。（丑）相公，看西湖上男男女女，才是進香的。相

公，你看好了行李，等我去尋下處就來。（生）如此快去速來。（丑應下）（生）你看西湖好景致也！

【金梧桐】山腰蜂影差，波面魚紋刺。花雨蘇堤，馬頰施紅紫。（丑上）相公，下處尋哆哉，叫拾翠園，裏面精緻得緊，請進去。（走介）（生）如此快把行李發進去。（看介）看梅班古砌衣，子落殘松齒。

徑長蓬蒿，誰冷窺園志？（丑）相公，上海棠開得好。（生）喜隔山幾片嬌飛至（四）。（下）

【東甌令】（二旦上）紅粧錦，綠拖綵，新壘泥香來燕子。（旦）妹子，上海棠盛開，折枝下來便好。

（貼）如何上去？（旦）你扶我一扶。（貼）姐姐，那一枝好。猩紅累累嬌于柿。啊呀！折不得。奈玉露冷又被薺微刺。（貼）姐姐。你釵梁蜂粉點些兒，髻亂晚粧時。

（旦）不要閑話了。（貼）如今教我琥珀匙罷（五）。（彈介）

【攪箏琶】粉容碎，羅襪褪，紅歷淚。冷晴紗，香消繡被。風花妬。心賴情灰，把些舊恨休再培，恐腰帶寬圍。

（生上）空庭閑蝶舞，隔院小鶯啼。方才那裏弄箏？聲音悽惋，字字傷人，但不知何等女子所彈？

【大聖樂】音清脆曲度新詞，她齒牙聲都上指，叮叮搯出傷心字。呀！爲何就住了？敢是防竊聽，暫停絲，那知我餘音已向心頭刺？（旦）妹子，恐怕母親呼喚，和你進去罷。（合下）（生）呀，一霎時寂然無聲。是了，多應是另覓新腔尚費思。吓，我有道理，不免扳住花梢，探望一回，有何不可？

（看介）嘆！絕無一人，難道我聽錯了？豈有此理！我耳魂不昧，一聲聲兀自繞出花枝。

呀！你看海棠枝上，明晃晃的是什麼東西？是一股雙雀釵。吓，那一定折取海棠，被那花枝抓留在彼了。花神，花神，明明付與小生做個紀念。畢竟就來尋取，我且藏過一邊，自有道理。

【解三醒】（旦上，尋釵唱上）尋遍了繡窗針指，尋遍了箋橫墨亂時，尋遍了床頭假寐呻吟次（六）。（生）山內似有人聲，我且再上山去，想是出來尋釵了。（看介）噢！原來是個絕色女子，我且不要則聲。（旦）並沒一些下落，不知却裏去了。尋遍了鼠壁謁私，尋遍了殘紅滿地叢茵漬，尋遍了短草深深響落遲。多應不在這裏了。還追思，畢竟是粧臺歷亂，本簡花笥。（下）

（生）呀！進去了。小姐，小姐！小生拾得在此，小生拾得在此。胥先吹，你好沒主意，方才何不叫住了他？親手遞還他便好，怎麼由他進去了？如今怎曉得此釵落在小生之手？吓，有了，我且向書房，把花箋做一小詞，繫在花枝上，他若再來，尋至此間，定必見取。正是：不傳紅葉信，怎透箇中情？（下）（丑上）好笑我裏相公，才到個裏，便有哆哈探頭探腦，等我看渠做奢把戲出來？（下）（生上）我已把詞箋打成方勝。我且上山去，繫在花梢便了。

【尾】囑花神聊做傳書使，仗君親自付嬌姿。花神，花神，你多多達上小姐，道我胥先吹相去不遠。止隔著湖山一半兒。

（丑暗上介）相公，花神說，我倒勿耐介個煩。（生）哇，狗才！（丑）相公，明朝早要到天竺燒香，先拉里捏神捏鬼哉。（生）還不走！（丑）再有蓋個道理拉里。（下）

梁園日暮亂飛鴉，碧玉今時鬪麗華。
才子乘春來聘望，却令今日死君家。（下）

〔一〕「遺恨」原作「倩詞」，據目次改。

〔二〕「瀾」原誤作「覽」，今改。

〔三〕「廂」原誤作「相」，今改。

〔四〕「嬌飛」，疑爲「嬌紅」之誤。

〔五〕「匙」原脫，今補。

〔六〕「呻」原作「伸」，今改。

第四回 賈錦

【出隊子】（宋黃鶯武扮上）囊充赤蒜，閑向莊家揀繡紉。（淨隨上）金爺，那桃家裏生活，裝花剔鑽錦貌班，莫把尋常綵緞看。（二）。（副、生攪銀子上）白銀黃金，和托大盤。

（淨）這裏是了，金爺請住。桃阿爹，桃阿爹！（外上）想是邊客至，倒屣遠相迎。是哪個？（淨）此位就是金爺。（外）請！貴客光臨，有失倒屣。（末）造次登門，勦勞長者。（外）請坐，老先生相貌奇偉，定非

凡品。請問台號，貴鄉何處？（末）學生四海爲家，跡無據定，人見吾鬚眉黃赤，都稱我爲金髯老翁。

（外）先生如此英丰俠概，碌碌秀衣，豈云稱職？（末）厚承過獎。老先生上姓貴表？（外）老漢桃南洲。

（末）久仰！（外）不敢！（末）老先生，看你年高德劭，絕非市井者流。聞宅上機錦甚佳，求借一觀。（外）主人家，你陪金老先生在此一坐，待我取緞疋出來看樣。（下）（淨）金爺，這個老人家極忠厚（三），單是無子，二位令愛，善能文墨詩畫，四遠聞名。（末）女子善能文墨，妙！（外）拿緞上介）彩緞在此，請觀。

（末）好生活！好生活！

【三段子】匠工手腕，怕天孫投梭避垣。（淨）秀色可餐，巧織纖絲絲細攢。（合）男兒縱羨鷄雄冠，才華未必蠶絲練，線線針針多中款。

（淨）桃阿爹，金爺生活中意的了，待我開行帳。（隨口開寫緞疋若干介）桃阿爹，要多少價錢？（外）共要這個數目在那裏。（淨）九百兩！桃阿爹，我個月堅，要撫字湯哆。（撥算盤介）

【歸朝歡】依愚見，依愚見，盤倒算盤，論絲線難將價短。金爺，看物貨，看物貨，十分上眼。

（末）生活是好的。（淨）七百五十兩丟，阿賣得？（外）那裏差這許多。（淨）阿爹，勿是介個。扳主顧休

扯篷滿。（外）金老先生如此豪概，焉敢論價？（末）學生也不要便宜，只要從公。（淨）依咱估價值從公

算（四）。（附耳介）主人月堅休虧短。（外）自然不少。（淨）竟是眉毛，奢要子我個料。（外）八百兩虧本

的吓。（淨）下遭主客。桃阿爹，個銀子，兌一兌輕重算。生活準備起來，金爺就要動身個。收拾綾羅

卽下船。

(外)請小飯。(末)還要買些小物，不敢領子。

冷蕊疎枝半不禁，天涯風俗自相親。

使君高義驅今古，自得隋珠覺夜明。(淨隨口譚下)

〔一〕「買錦」原作「閱錦」，據目次改。

〔三〕「尋常」原誤作「尋嘗」，今改。

〔三〕「極」原誤作「及」，今改。

〔四〕「從公算」原作「公從算」，今改。

第五齣 山盟

【泣顏回】(旦上) 昨記墜釵梢〔一〕，唯向花前環繞。芳心初動，奈印泥痕露冷紅潮。(旦)妹子，雀釵失去，一時再想不起。(貼)昨日折取海棠，莫非被花枝抓留在彼。(旦)若是花枝抓留，此事定没人知〔二〕，快去尋取。忙行採取，願司花蜂使沿花繞。探花人未許輕瞧，則除是東皇洩漏消耗。

(貼)姐姐，待我扶你上去看來。(旦)呀！妹子，釵倒沒有，花枝上吊著一幅錦箋。(貼)誰人所繫？拿